

Y A N Z E M I N W E N J

第一卷

长篇小说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延泽民文集



延泽民文集

书名题签 / 单荣范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于克广

延泽民文集(第一卷)

Yanzemin Wenj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8 6/16·插页 7

字数: 437 000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7-04276-0/I·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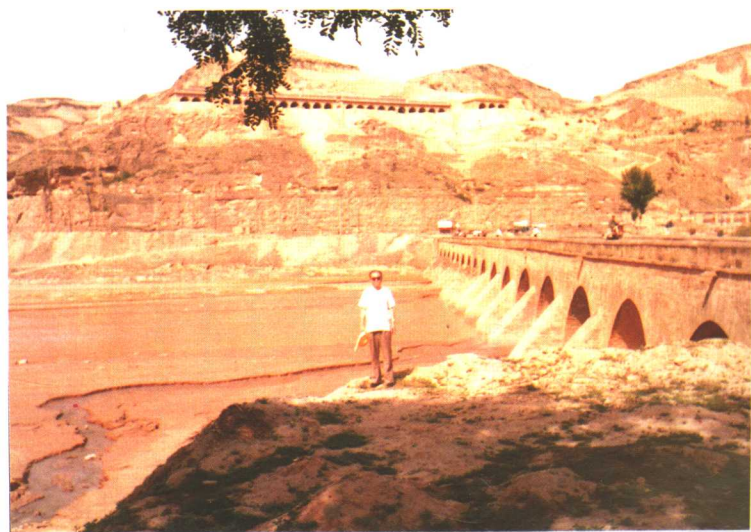
平定价:29.00 元

精定价:32.00 元



1948 年摄于延安

1983年12月摄于延家畔出生的窑洞前



1985年夏于无定河畔

自 序

文集六卷。在出版之际，我该说点什么呢？
想来想去，还是从头说起吧。

五谷里就数豌豆豆圆，
娃娃里就数我可怜！

这是我从小就爱唱的一首陕北信天游，也
是我发自内心的呼喊。还有：

鸡爪爪黄连苦豆豆根，
盖世上我是个苦命人！

我七岁丧父，跟母亲串村讨饭、逃难，给地主放牛、拦羊、打柴，直到十三岁。

天上的星星颗颗明，妈妈生我是苦命。我完全迷信命运。听盲人说书，唱道：“六十花甲手中论，古来由命不由人。有的同年走州府，有的同

年不出门；有的同年马上骑，有的同年马后行；有的同年为宰相，有的同年受苦贫……”我完全相信，听一遍就记在心里了。当说书人唱道受苦受难的人呼喊：“若说天上无神灵，刮风下雨响雷声。若说天上有神灵，为什么不救难中的人”时，我的眼圈儿都红了。是呀，我想，为什么？！

当我十三岁那年，工农红军来了，我头一天还是个放牛娃，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成了一个小红军了！哈，原来我是说书人说的这种“贵人遭磨难”，先苦后甜！我这样想。当然，我很高兴，但仍然以为这是命运，是命里注定的。

这就是我童年的思想。

你说这娃娃愁不愁？愁复实了！

不过，儿童的三大特性：好奇心、好胜心、趣味心，我都有。算命先生讲“八卦经”，讲命运的故事和盲人说书，我都爱听，甚至能听到入迷的程度，并且幻想自己长大，也学算卦、说书。村里闹秧歌，我爱看，总跟在大人后边踩着锣鼓点扭来扭去，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闹秧歌的好把式。总之是见天爱天，见地爱地，幻想繁多。在革命队伍里摘掉文盲帽子后，又想当教书先生。后来真的当上了教书先生。文化不高，偏偏喜欢舞文弄墨。先写顺口溜，后写快板词，最后竟然写起了诗。说来真可笑，我哪里会写诗嘛！左一个“啊”，右一个“啊”，没词儿了再一个“啊”，自己也笑了。没有文采，不会写就拉屁倒，你“啊”个什么劲呢？！可笑！

但我有一个“长处”，这就是恒心。我觉得，不论干什么事，要成功，贵在持恒。古人说：“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繁多的人不能“克终”，就因为未能持恒。俗话说：“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我信。于是我就用功学习，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当我摸到点写作的门路时，便真的开始学习写小故事、写散文、写小说了。也就是说，我选定了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并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

个决心我在延安就下定了。然而当我刚起步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东西时,就被别的工作打断了。这一断就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从延安到西安、到北京、到黑龙江,虽然也小打小闹零零碎碎写了一些东西,但我想专门搞的文学创作始终是个梦。不过我从没后悔过。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虽然有自己的爱好与追求,但最终要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一九五一年,国家要选派一批青年干部去苏联学习。那时的苏联,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可是个神圣的天堂。学成回国以后都是专家。我被选中了,并且开始补习俄语。但当我集中的时候,陕西省委又决定让我继续留在宣传部工作。我没有难过。我想,不当专家,我可以继续做我的文学家梦,可以找机会搞我的创作。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工作时,曾向中央组织部申请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去搞文学创作,可到了省里,省委又决定留我在新成立的文教部工作,我只好又一次放弃创作计划,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一干又是二十多年。是违心的吗?不。当回首时,我发现它给了我难以估量的补偿:这二十多年里我和全省宣传、文艺战线上的同志在一起合作得很好,工作得很愉快,而且为我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后来,我借一位模范人物的话说:“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一位“解放式”女青年听了格格大笑,说:“哎呀,你真可怜,你是个人嘛,怎么是块砖呢?”表示不可理解。因为她不知道我对党的恩情有多深,有多大。

我出生于一九二一年,与党同龄。党经历的年代,也是我生存、成长、学习和战斗的年代。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在这架战争与和平的车轮上,我虽然是个小小的螺丝钉,但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发

光,因为我是党铸成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后来和今天。我曾多次讲过,我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我不懂国家大事,但我经受的饥饿、歧视、凌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是中国共产党把我从火坑里解救出来的。我长大了,革命了,所经历的一切,更是令我心潮起伏;所遇到的人和事,有欢乐也有悲伤,有好人也有坏人。我始终没有忘记把这一切,也就是把我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用我手中的笔,真实地、形象地再现出来。因此,工作之余,我拼命地“记录”。于是,人们称我是作家。我说,我不是什么作家,我是为作家、艺术家跑龙套、摇旗呐喊的,不管是在黑龙江还是八十年代进北京,都是如此。我一天专业作家也没当过。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艺新秀涌现,希望看到文艺的日益繁荣和发展。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在黑龙江工作了二十六年。我爱这块黑土地,爱那里的山山水水,爱那里的人民,爱那里的同行和朋友。我总是荣幸地把黑龙江称为我的第二故乡。

近半年来,我的夫人雪燕,费了不少心血,翻箱倒柜,查找报刊,把我在那里发表的作品、言论收集起来。感到最大的欣慰是:在这块黑土地上,文艺界——不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以及艺术教育所走过的道路都有我的脚印。在那急风暴雨的年代,尽管我的某些言论也有“左”的倾向,但我没有离开党指引的轨道,没有把黑龙江的文艺界引入歧途。黑龙江的文艺家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信赖的队伍,是对文艺的繁荣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队伍。

我已经离开黑龙江十几年了,但我的心并没有离开,我仍然时时想念着那里。每当我看到那里有新秀登台,新作品问世,就感到我仍在他们中间,打心里为之拍手叫好。

我行年七十五,回顾一下过去,总结一下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说到创作,在延安,我受到文坛前辈柯仲平同志的教导。在

黑龙江,除了聆听文学巨匠茅盾的教诲外,还得到他亲笔写信的指点。在北京,我更经常受到我党我国文艺界卓越的领导者周扬、夏衍、阳翰笙的教导、爱护和鼓励,以及省里和北京同行、作家、编辑等众多朋友的帮助,才有今天的收获。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面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五部,即:《无定河》、《爱的心跳——无定河续篇》、《雷声千里》、《她在凌晨消失》(与雪燕合著)、《大幕前后》。散文集五部,即:《我唱过的歌》、《阿尔卑斯山的沉思》、《从放牛娃到小红军》、《寻找到的脚印》、《海外漫记》。文艺评论集《文艺学谈》。通俗长篇文艺《话说天下大势》。电影文学剧本《流水欢歌》(与孙穆合作)、《千里雷声万里闪》。中篇小说《小红军》、《红格丹丹的桃花岭》、《命运》、《恋婆姨》,以及散发于报刊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评论等共四百多万字。

这套文集先期选了三百多万字,分六卷,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我走过的道路和在这条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这套文集能出版,完全是黑龙江同志热心帮助的结果。这,我在“后记”中说明了,在此不赘。总之,我对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文艺这个领域,思潮多,流派多。我对这些思潮或流派都没有研究,所以不敢说三道四。我只说我自己。一个作家选择什么道路,都有他的自由。我选定的道路,是现实主义。

要说理论,我讲不出多少理论。我只觉得不论什么时候,应当说真话。该诅咒的就诅咒,该赞美的就赞美。当然,说真话也不容易,需要有胆识。有人说我的作品,有的“火药味太浓,应当淡化或者汰去”。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无数先烈走过来的,有他们洒下的鲜血,怎么能“淡化”或者“汰去”!

在延安时期,我很欣赏续范亭老先生的一首警句:

不求当面多鼓掌,

但求背后少摇头。
不求当面多拍手，
但求背后暗点头。

我以为，一个革命战士应当这样，一个作家也应当这样。

在当今的思潮中，我知道我讲这些话会有人摇头，但我还是要走我选定的路。

作者 1996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

目 录

无 定 河

第 一 章	一个大问号	(3)
第 二 章	希望	(16)
第 三 章	牛皮胶	(27)
第 四 章	冬学堂里的笑声	(33)
第 五 章	衙门汉夜传 张三有	(45)
第 六 章	金兰子发怒	(51)
第 七 章	崔宝赔钱	(58)
第 八 章	闹鬼	(65)
第 九 章	打鬼	(70)
第 十 章	银花带来的讯息	(80)
第 十 一 章	逃生	(84)
第 十 二 章	夜半枪声	(88)
第 十 三 章	暴风雨	(97)

第十四章	黑夜静悄悄	(110)
第十五章	赖旦回家	(120)
第十六章	许婚	(127)
第十七章	探望	(133)
第十八章	杨仿梅	(138)
第十九章	迎亲	(147)
第二十章	夜奔	(154)
第二十一章	金兰予的马	(158)
第二十二章	她想什么?	(169)
第二十三章	追踪	(177)
第二十四章	酒店夜话	(185)
第二十五章	牛皮胶告状	(198)
第二十六章	仿梅出走	(207)
第二十七章	店遇	(217)
第二十八章	后会有期	(231)
第二十九章	天王庙的钟声	(250)
第三十章	“羊贵肥”进城	(266)
第三十一章	人心隔肚皮	(276)
第三十二章	审问	(291)
第三十三章	在高山之巅	(302)
第三十四章	两个假后生	(317)
第三十五章	人生之路	(333)
第三十六章	在榆树圪塆	(340)
第三十七章	元宵之夜	(353)
第三十八章	侯金贵送枪	(371)

第三十九章	风沙漫漫	(379)
第四十章	山庄惨案	(387)
第四十一章	李洪奎的谋算	(397)
第四十二章	小八戒背“媳妇”	(410)
第四十三章	火红的晨光	(423)
第四十四章	夜战	(430)
第四十五章	寻妈妈去	(441)
第四十六章	祭母	(453)
第四十七章	出证之前	(458)
第四十八章	决断	(472)
第四十九章	拴住的耳朵	(479)
第五十章	怎么办?	(485)
第五十一章	蛇蚤的作用	(495)
第五十二章	“周仓闹红”	(503)
第五十三章	“大义灭亲”	(514)
第五十四章	没有黄历也算命	(520)
第五十五章	大火	(530)
第五十六章	欢腾的山寨	(543)
第五十七章	全面出击	(551)
第五十八章	滚滚的无定河	(561)

附 录

关于长篇小说《无定河》	(571)
关于《无定河》的社会评论	(575)

无 定 河

第一章 一个大问号

无定河从天马山的左侧流过，由西向东，注入秦晋交界的黄河。

它的北岸，有个小村庄叫柳树湾，南岸山沟里，有个小村庄叫马蹄沟。别看这村庄小，却出了两个震动无定河山川的大名人，一个叫金兰子，一个叫何明。

金兰子是柳树湾张三有的姑娘，何明是金兰子的外祖父、马蹄沟何安老人的儿子。

金兰子因为长得俊，被称为“鸡窝里的金凤凰”；何明因为念过书，人称“山沟里的洋秀才”。

然而，“金凤凰”出在揽工汉家里，“洋秀才”出在无定河老船夫的门下，人们都感到稀罕，不免有许多议论；议论到最后，都归结为一点：何安老人和他的女婿张三有，必定在“前世”做了好事，到今世该走运发财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因为出了这两个人物，竟引出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